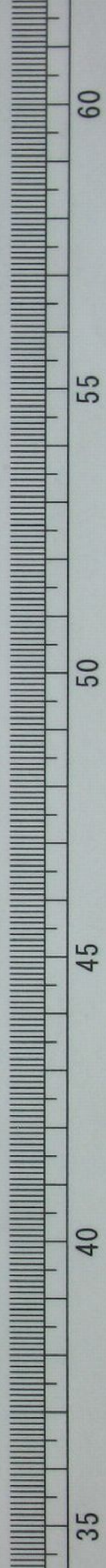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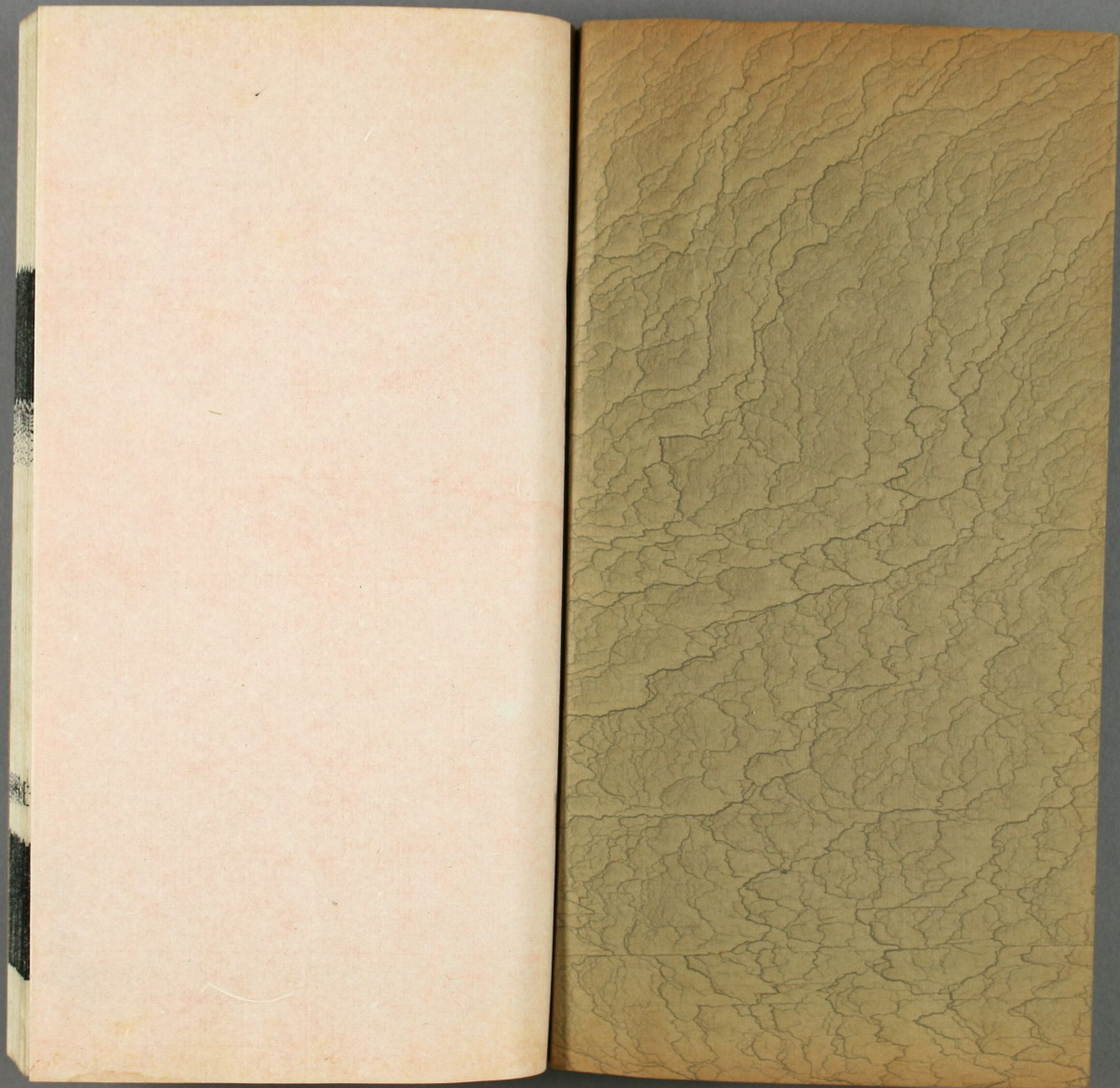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97
3





長春道教源流卷三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事蹟彙紀下

元太祖詔書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
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幣同饗視民
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身人之先
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
非朕之行有德益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
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
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

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邱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

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此詔書見輟耕錄及西遊記附錄

元太祖敕旨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

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
東邁緣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
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
好旨不多及此敕旨見輟耕錄及西遊記附錄蓋答長
春陳情表者記又云庚辰年曷刺回奉到

石抹公請疏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謹請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
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啟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
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主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誰
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
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貫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
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迴正當傳

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年八月日

此疏見西遊記附錄石抹

公名咸得
不見前註

王宣撫請疏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
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
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搏歸隱雲臺生光不到
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真人父師氣清而粹道大而高
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歲爲旦暮以八極爲
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
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內一旦廻
轅南邁可能獨善于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

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于管見冀小駐乎霓旌萬里雲披

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

月日此疏見西遊記附錄元史王楸字巨川鳳翔號縣人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乙亥中都降兼御史大夫丙戌從征西夏癸巳奉命使宋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於南宋人重贈之西遊記又云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師既昇去王公會葬事自為主盟親榜其堂曰處順觀曰白雲此文稱長春為父師楸蓋執弟子禮也

元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者六旬將徙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真人既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示來世余再讓

于耆宿且以晚塗思涸不足以發明老仙為解弗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仙之行謁文於余曰

父師長春子姓邱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崑

崙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真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

莫逆世謂之邱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葬於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簣雖箠瓢不置也

人謂之簣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成遠方學者咸依之

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
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
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於萬安宮之西以便咨訪
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
第一層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
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
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
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爲東方道林之
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師既居海
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
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

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
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
侍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啟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
遇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
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真人
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
見皇帝於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
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
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贖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
里得驛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蠲其徒之賦役師之
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屨滿矣所

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卽有宣諭語嘗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爲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邇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立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醮輒鶴見熒惑犯尾宿師禳之卽退舍旱魃爲民虐師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

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以是報者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語余曰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師登堂慰會中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羣弟子啟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闕仙蛻於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儉凡將

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於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歿也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稟大率以提唱玄要爲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礪溪鳴道二集行於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沒能不壞百

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黃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闢求之古人大略與寇天師相似至校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之受知魏主也有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召也澹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况道眼之具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跡而出以光揚妙道俾

無墜耳謹系之以銘其辭曰

全真一派道爲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立元誰其導之重陽
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磻溪一簑六年篋瓢無有
人皆曰賢廬於龍門亦復如是羽服來歸如渴於水子誠
真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氣吞大千世宗問道再見松島
俄聽還山煙蘿甘老章廟之世作宮海濱帝妃遺經寶藏
一新干戈旣舉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興北庭
召以使星逮乎東歸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
沒兮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兩全偉哉長春
此碑見甘水仙源錄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陳時可字秀
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元爲燕京課稅所官宋子貞耶律
文正碑公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
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劉祁歸潛志載

有陳時可歸潛堂銘一篇西遊記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
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文云京北統軍夾谷公以磻溪
集考之夾谷名龍虎云駙馬都尉僕散公以金史考之僕
散名安貞有傳紀平山東亂事甚詳云建長春等八會西
遊記八會曰長春曰平等曰靈寶曰
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

元陳時可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長春大宗師旣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
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
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
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爲也公曰
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
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
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

除地建址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贏糧來助
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旣祥奉仙骨以葬
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予別爲之記將以諸
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
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
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
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
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
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
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

師反眞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
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
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
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
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
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事
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智乎吾
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
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爲達哉若以爲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爲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闕塵世有室輪囷兮可

遊可憇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驂鸞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歆我兮祐我進殺蔬兮侍香火立門之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兮來者無怠暮禮朝參兮敬之如在

此記見
甘水仙

源錄

酥醪洞主曰陳時可元初儒者也與長春遊最久所爲碑與記其推挹又最至然其言寇謙之崇奉於魏主子貢思慕於仲尼則非也謙之所爲蓋後世齋醮科儀符籙攝召及服食金丹之所由始此藥大柳泌林靈素陶仲文之流以之誑惑人主覬取富貴者豈長春之比乎長春謂諸門人勿歸葬趙虛靜骨曰四大假軀終爲棄

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其於死生之義早了然矣尹清
和名堂曰處順用莊子語實深明乎無怛化之理特以
薪盡火傳用之爲職志耳又非築室獨居比也時可之
言似未深於道術者然觀其紀述當時朝廷崇奉之至
道俗思慕之真至於如是其亦長春道化之入人者深
乎

金元好問清真觀記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爲邱尊師之所建者
大定初邱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
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
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

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
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
出大泉漑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
在大行諸峰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
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
名貞祐丙子邱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邱高弟也故聚徒
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
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
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
爲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尙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
爲因次第之並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

道三
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

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邱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殺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克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

鳴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遺山文集○金

石萃編載有修武縣真清觀牒碑分兩截上截云尚書禮部據登州棲霞縣第一都太虛觀邱處機狀告同懷州修武縣劉志敏狀告伏為懷州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有道庵一所自來別無名額於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為真清觀者牒奉勅可特賜真清觀牒至准勅故牒大安元年五月下截載馬愈男馬用同弟馬和出賣地契係賣與全真門弟子王太和王崇德為永業修蓋全真道庵據此則觀名真清遺山文集作清真疑其後易名

元姚燧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孛蘭今奏輔元履道立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為全真學於崑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勸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柰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勅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自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

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鬪之櫛沐風雨
露處暴衣審彼己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
紛紜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倭刃視徹四海
之士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
啻疾風之振枯槁非圖夫祝禩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
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
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
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服豫
猶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
待長春之告願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

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己卯長
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
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
爲地萬有餘里喋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蓋聞之
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
半觸寒凍裹鞞痲窳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
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
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
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
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
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

植深仁致吾君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換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願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德今請而輒報可

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卽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祗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禮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火經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帝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梃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

三
五
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
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
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
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僊
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
者爲陛下祈求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
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勸平下土旣奠南邦西陲
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弱草
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回六飛之騁确确其艱孰明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黃昊尙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

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厥腎腸爲告
惘惘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
子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又曰
長春而所宿號卽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
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眞子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
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
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諡
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
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
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
奚祉弗屆於皇我元萬禩攸賴

牧菴文集○碑文內奈蠻
史作乃蠻卽長春西遊記

之乃滿徐世隆靈應碑今佚元詩選載有袁桷遊長春宮
 詩云珠宮徹殊界積構中天臺神清歷倒景青紅隱蓬萊
 羣山助其雄袞袞從西來八荒昔禹甸為此增崔嵬舊邑
 環蟻垤清泉覆流杯雲低落日淨莽蒼同飛埃緬襄古仙
 伯采芝雪毡德長春豈酒國殺氣爲之迴天風起高寒玉
 珮聲徘徊空餘水中輪歷錄環春雷之人去已久松聲有
 餘哀又迺賢長春宮詩云羸駝踏秋日迢遞謁琳宮松子
 花飄落溪流板閣通樓臺非下土環珮憶高風草昧艱難
 日神仙第一功自註云邱神仙太祖常召至西域誦道屢
 勸上以不殺又京城雜言六首之七云邱公神仙流學道
 青海東維時儒教師矯矯真天龍乾坤始開廓魚水欣相
 從扣馬諫不殺嘉辭動天容保此一言善元祚垂無窮當
 此稱頌其止殺之功如
 此經厄一事詳後辨證

元許有壬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
 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
 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摹弘遠

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聞崑崙崑崙
 山邱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奈蠻國卽其地徵之公
 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
 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修身治國撫民止
 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
 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爲長春真人全真者
 恬澹無爲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
 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己未長春以汴之重
 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
 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

地請盤山竝主之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
與朝元遂爲宗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旣禪之所居地直
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
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宮馴至今日文醕德懿知常翊教
大真人姬公旣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
應物通和真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卽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孫公俱以
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王公公名德衡
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
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叛或葺厥惟

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
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壬
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言道德之意後之緝之者甚也謂
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
人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
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
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不
惟不細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老子之旨也
漢文景而後爲治者多宗之所以細之者以其獨善而不
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
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爲

先其爲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佳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爲一者非牽合也卽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有壬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旣爲叙次其師先之概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

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明劉昌編纂中州名賢文表

酥醪洞主曰觀以前紀述長春之道行此其大端矣然其佚時見於他說余彙而考之亦可以得其學術之根原焉茲錄於後

長春真人棲霞縣濱都里人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

戊辰正月十九日生

輟耕錄○又云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修真考密國公璿碑云幼

亡父母所謂親當泛指族屬

長春子生而穎悟未弱冠志於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二教九流儲蓄於胷臆照耀於神識從重陽者無慮千百輩惟邱劉譚馬四公爲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焉金移刺霖磻溪集序○序末題泰和丙寅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内觀察使漆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秦和金章宗年號霖蓋當時重臣元詩
選癸集據臨潼縣志以霖爲元人蓋誤

東州高士長春子未冠一年遇王重陽一言而道合遂師

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

深入理窟可知已大定戊申世宗召見凡四進長短句以

述修真之意上嘉歎焉

金陳大任磻溪集序○大任未詳
序未題泰和戊辰翰林學士知制
誥潁川縣開國伯食邑
一千戶亦金時顯宦也

長春師父云俺於大定間入見時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心

許傳道德經谷神一章以萬乘之君懇心求道况乃實有

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曰不能減至五

日又曰不能復減至二日近侍猶以爲難事遂止

尹清和
北遊語

長春子滿庭芳詞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間鄉中

善士爲葬先考妣不勝感激遂成小詞寄謝云幼稚拋家

孤貧樂道縱心物外飄蓬故山墳壙時節罷修崇幸謝鄉

豪併力穿新壙起塔重重遺骸并同區攻葬遷入大塋中

人從關外至皆言盛德悉報微躬耳聞言心下感念無窮

自憾無由報德彌加志篤進立功深回向虔心道友各各

少災兇

磻溪集○密國公壽碑云長春幼亡父母詳
詞意蓋鄉中道友爲之改葬故作此謝之也

長春子世宗挽詞序云臣處機以大定戊申五月十八日

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理頗愜

宸衷翌日遣中使賜桃一槃中秋以他事得旨許放還山

逮已酉歲春途經陝州遽承哀詔時也風塵頓洞天氣蒼

黃士庶官僚盡皆素服處機雖道修方外身處世間重念
皇恩豈不有感謹綴挽詞一首用表肫誠云哀詔從天降
悲風到陝來黃河卷霜雪白日翳塵埃自念長松晚天恩
再詔迴金槃賜桃食厚德實傷哀磻溪集
酥醪洞主曰重陽之學奉老子爲依歸者也而其教人
則以孝經稱首孝經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
身又言以孝事君則忠又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
孝本一貫也長春學於重陽觀所作詩詞雖一死生遺
萬物而忠孝之性一感觸之油然而自生其服習於孝經
者深矣

長春真人在磻溪時常有虎豹夤夜往來是夕出入或生

怖懼清旦欲作藩籬復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怖心便欲

遮護畢竟生死迴避得麼卻便休去

王棲雲盤山語錄

長春真人在山東時行至一觀後有坐圓者其衆修齋次
有人覆真人言圓中先生欲與真人語真人令齋畢相見
去不意閒真人因出外尋及園所以杖大擊其門數聲園
中先生以爲常人怒而應之真人使回齋畢衆人復請與
相見真人曰已試過也此人人我心尙在未可與語遂去

之盤山語錄

長春師父至獻州一縣令從師父左右未嘗輒離一日乘
閒問云某潛心在道已靜居十五年人皆謂之清靜然自
知其未也師父笑不答旣而曰清靜非一有內有外有無

為有有為公之所行外也有為也一男一女世事之常如公之行亦未易得然非真清靜也無為自得是謂真清靜聖賢與之也

尹清和北遊語錄

長春師父至謙至下大慈大悲所出之言未嘗一毫過於實常云無為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猝不可至長生與俺尚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

北遊語錄

有人問道於長春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

北遊語錄

壬午四月邱真人達行在所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

輟耕錄

長春邱公應聘南還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眾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既居燕土庶之托跡四方道侶之來歸依者不啻千數宮中為之嗔咽冲和潘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為長春別館

元商挺大都清逸觀碑

大都清逸觀碑

長春師父初入長春宮登寶立堂見棟宇華麗陳設一新立視良久乃出眾邀之坐不許此無他恐消其福也

北遊語錄

邱處機金季自棲霞西入關過益都知事徐君館之邱相其宅曰此福地也徐即施與之遂卜築焉井鹵不堪飲使弟子咀茶投之即成甘泉後建為太虛宮今府學其地也

眞善知風氣者

青州府志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邱眞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眞人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眞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窗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眞人曰若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元夏頤東園友聞○

輟耕錄以此爲長春自行在歸過宣德富人事蓋傳聞異詞

長春眞人初住北平時大將軍北還知事者偶逢山東世

襲千戶夫人被虜緣其家世奉道有年意欲贖令出家以問眞人眞人俛然不可其事議間已北行去訖知事因問詢不可之意眞人曰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旣相對正合填還後三年果得替裳出家卻來詣長春宮參見眞人自以從來奉善卻得此報門衆語之方悟拜謝而去

盤山語錄

札八兒火者賽夷人賽夷西域部之族長也因以爲氏火者其官稱也金人遷汴乘輿北歸留札八兒守中都有邱眞人者有道之士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札八兒往聘之邱語札八兒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眞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

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

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後果如所願云元史札八兒火者傳

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

仙神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恒為朕誦

經視壽則嘉又云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以北宮園池并

其近地數十頃為獻且請為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

受之既而又為頌文勝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

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劄八相公即札八兒火者也史

云太祖命往聘長春誤蓋其後為宣差傳旨與長春者元

史類編札八兒火者卒年一百十八歲子孫四世貴盛多

諡封

酥醪洞主曰觀以上四事長春雖不施幻化手段而實

能前知與重陽諸真同此修性之效也列子仲尼篇稱

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魯侯聞之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曰傳

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

此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

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

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

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

矣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天下而後能外物外物而後

能外生外生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

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所謂朝徹見

獨者自知之謂自知即前知也然其所以致此者不外

致虛極守靜篤二言莊子天道篇云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

燭須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續文獻通考稱金章宗問王玉陽先生事能前知何也曰鏡明能鑒物此自己靈明之妙耳與莊子水靜則明之說合此其道與儒釋並通釋言戒定慧戒則能定定則生慧也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先必知之故至誠如神誠則明也長春守重陽之學兼通三教而以虛靜爲歸其前知也奚怪焉

乙酉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况闔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征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于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于玄壇醮竟之夕宣撫起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耶師曰余有何德所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地此之謂也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賚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燃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

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師曰雨則旣降奈久旱未霑足何更能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眞上眞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旣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懇勸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二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

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

長春西遊記

酥醪洞主曰魏書釋老志稱張陵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至世祖時道士寇謙之修張魯之術守志嵩岳忽遇太上老君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此道家齋醮之所由始也厥後歷代遵行科儀大備考其行事不過爲國祈福消災而已逮宋林靈素借齋醮上章一事肆爲誕妄以誑徽宗卒召北轅之禍於是齋醮遂爲世儒所詬病然金元之時此事不廢金史稱章宗

承安二年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元史稱
 世宗中統三年敕長春宮設金錄周天醮當時人主且
 詔行之長春雖清靜自守既為道士臣庶之請不能拒
 也至其為民請命務竭精誠與宋君之禳熒惑齊景之
 祠靈山無以異此合於古人祈禱之義矣文選高唐賦
 醮諸神禮太

一李善註醮祭也是古祭本有醮名明張萱疑耀云靈
 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惟血食謂之祭
 蔬果清修謂之醮據此則道家言齋醮不言祭祀以此

姚燧姚文獻神道碑云父庚懿公錄事判官於許壬辰許
 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聰外歎曰人
 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挾
 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

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為逃死謀日出而
 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
 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挾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
 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揚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牧菴

文集

酥醪洞主曰姚樞元初一代名臣也史稱其脫趙復於
 德安與偕至燕遂為北方案朱之學所自始其後從世
 祖征大理陳曹彬不戮一人之事世祖下襄陽詔伯顏
 濟江取宋又言宜申止殺之詔禁宋諸濫刑世祖皆嘉
 納之樞之功亦偉矣哉然其初之免死實由於長春且
 又就學於長春宮得飫聞勸太祖止殺之言據碑樞依
 楊惟中於

長春宮在壬辰係蒙古太宗
四年去長春之化祇四年 樞之所以告世祖者亦長
春有以啟之也陳時可碑言凡將帥來謁長春必方便
勸以不殺人當時獲免固不止一樞而樞能本其告誠
施之於世祖平宋之時是免於殺禍者不獨北方卽江
以南亦賴之也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玉峯老人胡光謙礪溪集序云玉峯老人講經四十年緣
深未斷丙午春演義易於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
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篇乃礪溪邱公長春舉揚立諦開誘
迷朋而作也啟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
能知者如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
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頭三伏暑

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
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
街并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
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
二三數讀者當廣知也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
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真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
秋海州人來與譚仙結緣唯邱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
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邱仙之
道豈爲吾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
得與結緣焉時大定丙午五月
胡光謙未詳大定丙午爲
金世宗二十六年世宗召
見長春在戊申係後二年序故云邱公遠處隴上也據七
真年譜丙午長春年二十九是冬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長春子青天歌云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王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益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鎮華夷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逡巡別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角三尺雲璈十二徽歷劫年中混元斲玉韻琅琅絕鄭音輕清徧貫達人心我從一得鬼神輔入地上天超古今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吾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

補溪集。此詩原分八首實一首也元詩選祇錄四首非

明白雲霄道藏目錄邱長春青天歌附沁園春丹詞內混然子註釋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載邱處機青天歌一卷卽此詩云一卷者兼註釋而言沁園春丹詞呂純陽作詞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鳥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立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元俞琰有沁園春丹詞註見道藏目錄元詩選又云邱真師所作青天歌楊鐵崖醉後輒喜歌之

酥醪洞主曰混然子註釋青天歌余未之見其附呂純陽沁園春詞內則以此歌爲丹訣也然余考礪溪集諸詩詞皆言修性工夫無一字及內丹此歌當亦相同今試以淺見測之如第一第二兩首所謂青天蓋喻道心所謂浮雲蓋喻情欲卽集中示衆詩茫茫三界闊混混

百邪深一念色心動百骸秋氣傷也第三首所謂月蓋
喻真性卽集中修道詩寸心無我後圓覺照空時也第
四首言證道後聲名洋溢時寓隴西故以驚起東方爲
言卽集中聞詔起玉陽作只恐虛名動華闕有妨高枕
卧青山也第五首言證道後樂趣非常借天樂爲喻卽
集中性通詞物外閱中天地寶時復丁當敲擊讚丹陽
長真悟道詩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也第
六首言出塵拔俗與天爲徒卽修道詩所云鬼神心莫
測天地壽難量第七第八首言忘榮忘辱返於自然亦
卽示衆詩所云造化開天窟精神耐歲寒也而集中喜
遷鶯煉心一詞與此歌尤足相證詞云要離生滅把舊

習般般從頭磨徹愛欲千重身心百鍊鍊出寸心如鐵
放教六神和暢不動三尸顛蹶靠猛烈仗虛空一片無
情分別關結除縲紲方遇至人金口傳微訣頓覺靈風
吹開魔障形似木雕泥捏旣得性珠天寶勘破春花秋
月恁時節鬼難呼唯有神仙提挈觀此則長春青天歌
係脩性悟道後作與重陽丹陽所言並合符節混然子
以爲丹訣失其旨矣○又考尹清和北遊語錄云長春
師父言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祖師令俺重作塵勞
不容少息而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戶俺竊聽之正
傳谷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卽止其說俺自此
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又云祖師將有歸期於四

師極加鍛鍊一日之工如往者百千日錯行倒施動作無有是處長春師父默自念曰從師以來不知何者是道凡所教者皆不干事一日乘間進問祖師答曰性上有再無所言後祖師臨昇謂長春曰爾往日嘗有念云凡所教我者皆不干事爾曾不知不干事處卽是道據此是重陽所教在乎修性以證道其不能卽悟者則以塵勞教之長春憤悱已極漸有所通故始告之曰性上有終告之曰不干事處卽是道此卽莊子道在螻蟻之義必知道之無所不在然後知道之未始有初如是乃能性與道爲一也至重陽修養之術據尹清和所言不過調息一法其法由谷神章悟出當與南宗修命者不

同考南宗之學雖云源自鍾呂實則張紫陽悟真篇出

而後大明續文獻通考稱紫陽終於元豐中

陝西通志則云元豐

五年去重陽之生已三十餘年

七真年譜重陽生政和二年

又稱紫陽

著悟真篇授扶風馬默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則其書亦傳於關中當時重陽不容不知然重陽調息法由谷神章自悟不云本之悟真篇也北遊語錄又云長春師父在濰州時吾與趙虛靜先生侍嘗授谷神章大義又云遊仙觀主李志韶拜問悟真篇所疑清和師不答至夜坐謂衆曰張平叔平日積功行甚大故出語極有妙處遂舉所作西江月詞云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湊轂水朝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事畢休

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丹是色
身妙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真宗決了無生妙
用不待他身後老見前獲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爾
後誰能繼踵據此則尹清和傳於長春者係調息法而
其所學乃在究真性了無生且以輕弄命寶爲戒其論
悟真篇曰爾後誰能繼踵則亦不敢用其法也世傳南
宗先命而後性北宗先性而後命其傳授不同蓋如此
○明白雲霄道藏目錄載大丹直指二卷云長春演道
主教真人邱處機述有五行顛倒龍虎交姤等圖訣考
陳時可碑但云有磻溪鳴道二集又長春門人李真常
西遊記尹清和王棲雲語錄俱不云有此書長春演道

主教真人係元世祖至元六年褒封之號書蓋出於至
元後去長春之化三十餘年矣此當後人僞託觀前所
引清和語錄自見○又考 國朝納蘭成德淶水亭雜
識云魏張人元旌陽地元邱長春天元取藥於人之精
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爲地元取藥於天之
日精月華者爲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名爲
草仙非所貴也按魏張謂伯陽紫陽此段議論不知出
於何書其言長春取藥於日精月華他書亦無可證然
謂長春天元魏張人元則長春之學不同於紫陽昔人
蓋已言之矣

攝生消息論一卷舊本題元邱處機撰此書皆言四時調

攝之法其真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慮機答元太祖之
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清淨爲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
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
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

四庫提要

酥醪洞主曰道德經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
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

生之厚

吳澄註生生求以生其生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

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
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也此老子言攝生之大要也
然無死之義有三莊子齊物論云至人神矣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
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又德充符云死生亦大矣而不得
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
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又達生云子列子問關尹
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敢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列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死生驚懼不入
乎其胸中是故造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
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又庚桑楚
云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
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此全於已無死是第一義

王弼註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

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

赤莊子山木云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已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又知北遊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又列子黃帝篇云夫至信之人

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

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又云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閱

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此和於人無死是第二義然

全於已無死自然和於人無死第一義却兼有第二義

也吳澄註以虛靜為裏柔弱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

也侗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不逃避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即此意也莊子養生主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

年又秋水云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宜於禍福謹

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此審於人已之間而無死是第三

義雖全於已無死地和於人無死理然不兼此第三義

則不全莊子達生篇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

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

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郭象註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夫

惟審乎人已去就之間而後有以鞭其不及故無死之義必兼第三義而後全老子莊列所言攝生蓋如此然史記稱老子修道而養壽至百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則養生之術亦未嘗廢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世或以此爲存神養氣工夫吳澄註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於中而氣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存不消耗也列子天瑞篇引此則謂爲黃帝書復釋之曰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其意謂不用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而以毋勞汝形毋搖汝精者固其神氣使之自生自化自消自息以終其天年老子莊列所言養壽又如此然老

子所藉以與天地長久者不在此身故道德經云歿身不殆又云死而不亡者壽此道家之本旨也今觀長春其始穴居磻溪日乞一食行則一簣固無取於生生之厚矣及乎應詔西行過白骨甸地則魑魅爲祟者也而曰妖精邪鬼逢正人遠避道家何憂此事居算端氏宮則盜賊虞變者也而曰道人任運逍遙白刃臨頭猶不畏懼况盜賊未至乎是真達於攝生無死之旨者至金世宗問道則欲傳以谷神一章元太祖問長生則對以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蓋長春修道養壽不過如是非同神仙家志在冲舉乘雲而上昇者攝生消息論一書道藏中不載考道藏目錄有彭祖攝生養性論云

食息起居四時調養法又有孫真人攝生論云十二月保合太和之法又有四氣攝生圖一卷無撰人名氏云四氣調攝衛生圖說意長春或刺取諸書以教門人後遂以為所自撰歟要之長春之學在乎無死不在乎長生後之覽者毋徒詡以為神仙家可也

長春師為文未始起稿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輒自增損故兩存之西遊記○今長春文集不傳

邱處機西遊記各詩清真平淡多可誦國朝阮元庫未收書目提要

○元詩選錄長春磻溪集西遊記詩共三十九首又云長春子西遊詩最多奇句如龍陽觀度夏云碧落雲峯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望大雪山云南橫玉嶠連峯峻北壓金沙帶嶺平寒食日春遊云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廣寒天惜金首多涉道家語概不入選余謂長春以證道為事詩自當作道家語且係隨意陶寫不計工拙不足怪

也友人李恢垣西遊記跋乃謂長春詩多衝口而出又在寒山擊壤之下觀纒記之殆亦愛而忘其醜此已甚之詞不足據觀顧嗣立所選蓋亦用力於詩者阮文達稱為清真平淡得之

邱處機真人書宗黃山谷元陶宗儀書史會要○長春所書歸山操云此碑後題大定戊申皇女宿國公主駙馬都尉唐括元義立石戊申長春年四十一正當召見闕下之時故公主亦重其書據此長春書當時蓋甚寶貴也

大崑崙山在登州府宜海州四十里秀拔為羣山之冠上有太白頂中有煙霞洞元邱處機等師事重陽王真人於此登州府志○志又云重陽抵崑崙謂山前大姓于氏曰我嘗修鍊此山煙霞洞中盍往登焉于笑曰我世居此不聞有洞乃相與求之果有洞洞口大書煙霞二字人多神異之後為立祠紀石焉

邱處機煙霞洞記云姑餘之西蒼山之東全道庵者形勢之地也氣象恢弘峯巒巉絕大石長松莫知其數蓋貞祐

元年東牟彭城先生首創也至大定六年予自棲霞而來
泊八年重陽尋至後因西邁偶歷關中二十餘年重遊此
地覩其嵌巖突兀千變萬狀不可名目選其磊落孤高出
羣者標以名耳煙霞之東全道庵北東西橫岡曰長松嶺
又之東角曰望海臺又之下一大石曰保真巖又之西一
大石曰海潮巖又西南之石勢朝東北者昇仙臺又西南
者風雲石又西南者雲陽頂洞之前頂曰連雲峯洞之西
北隅嵯峨大石曰落霞石洞之背高峻者瑞煙巖洞之東
半里餘高大石曰獅子石庵之東橫岡曰卧龍坪庵之前
橫岡曰仙遊嶺大澗之東雙峯並起曰天門山其餘羣峯
不能盡舉云

文登縣志○志又載處機煙霞洞詩山雲勃
勃湧驚濤海水漫漫浸巨壑極目下觀千萬

里扶桑依
約見蟠桃

元邱處機嘗寓居蘇門山與劉處玄譚處端研精玄學今

遺蹟有三仙洞并元建集仙資福宮俱存

輝縣志

六真觀在修武縣北六真山邱劉譚王郝馬講道之所

通志

成道宮在寶雞縣東南六十里金大定年建邱處機修道

處

陝西通志

清風臺在寶雞縣東南邱處機所築西倚飛雲之堡東臨

漱玉之溪北跨渭濱南引清風故名呂韋有記

鳳翔府志

立都宮在宜海州南二里本范明叔花園明叔與馬鈺友

善遇王嘉於此遂施為鈺菴邱長春繼居之廣為立都觀

長春應詔奉旨改爲宮

登州府志

太虛宮在棲霞縣北十里金明昌五年建邱處機得道之

所山東通志○國朝郝懿行太虛宮懷邱長春先生詩

度方巾闊袖古神仙持身大節追三聘悟主微言祖七篇

爲問黃冠談道客先生衣鉢幾人傳自註云先生對元世

祖云欲長生在清心寡慾一天下在不嗜殺人又太虛宮

古檜詩云故宮零落樹猶存爲問何年植小園孤檜杖柯

凌霜氣不温我爲長春眞賞在時來此地訪仙根

青羅觀在萊州府掖縣治南元時國戚黃姑學道之所後

爲真人邱處機道場賜名迎祥觀今爲青羅觀山東通志

邱處機居常養白鶴以自娛故名所居曰白鶴觀濟南府志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改爲

鼇國朝顧炎武山東考古錄○磻溪集云東萊卽墨之

鼇牢山三圍大海背俯平川巨石巍峩羣峯峭拔眞洞天

福地一方之勝境也然僻於海曲舉世鮮聞其名亦不佳

予自昌陽醮罷抵於王城永眞觀南望煙靄之間隱隱而

見道衆相邀遷延數日而方屆遂開吟二十首易爲鼇山

因清暢道風云耳其第七首云牢山本卽是鼇山大海中

心不可攀上帝欲令修道果故移仙跡近人間

勞山之東麓曰鶴山其上一道宮曰通眞庵後有洞洞旁

石室邱長春大書鶴山洞鑿於上明陳沂遊勞山記國

家北宗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誤考重陽

及諸眞皆棲止崑崙惟長春曾至勞山耳

延祥觀在順天府平谷縣東二十五里元至元中建邱長

春過此觀中有栢栢捫之復榮大清一統志○今觀中

鑄撰文云歲丁亥京東諸紳請長春眞人醮於田盤山之

栖雲觀過平谷元寶觀中有栢栢瘁已久師歎曰可惜起

而摩之明年春其妙葉復生鬱茂如故見者奇之子一日

託宿於州之通元觀道人李志平示余南塘老人譽長春

子活死栢詩所謂非異人不能成異事非異書不能表異

蹟也志平欲永其傳迺書其事於石歲次辛卯三月立考

辛卯爲蒙古太宗之三年時蓋名元寶觀也碑陰刻長春真人摩柏圖及張天度詩

白雲觀在京師西便門外一里舊名太極宮金建元太祖命邱處機居於此改名長春宮明正統中重修改今名

本朝康熙五十七年重修 聖祖御書扁曰紫虛真

氣曰大智寶光曰駐景長生日琅簡真庭凡四 高

宗有御製白雲觀詩及題觀中木鉢詩又御書玉皇閣扁

曰得一以清 大清一統志○按陳時可會葬記云於長春宮之東爲白雲觀明楊士奇郊遊記云白

雲觀右舊有長春宮故址甚闊壯兵後悉毀又梁曆遊長春宮記云宮在白雲觀之西今既毀獨遺址存是明時存

者惟觀宮則元末毀於兵一統志謂明正統中改長春宮爲白雲觀疑誤

白雲觀邱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尙存其神爽清徹

凝靜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 明楊士奇郊遊記○

記稱觀爲退休之所蓋創自長春當時雖賜以長春宮不敢居也此長春謙下謹慎處

京師重燕九是長春真人誕辰也其日遊者殷闐俱赴白

雲觀觀爲都中名勝長春仙迹攸存其肉身瘞祠中案下

又有道藏經存焉 國朝郝懿行曬書堂集

